詩疑筆記

詩疑筆記卷六

高郵夏味堂學

大雅下

假樂　子孫千億

鄭箋子孫得祿千億案詩美周德如螽斯瓜瓞取喻大抵皆言子孫蕃多子孫多而賢則得祿不待言孔疏必謂非子孫之數說太拘

率由羣匹

鄭箋朱註俱作用賢說以羣匹爲羣臣似未安竊疑承無怨無惡說下羣匹當謂民人大同之公好惡耳

舜之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湯之舍己從人武之不泄邇不忘遠大學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皆所謂率由羣匹也廣雅釋詁匹輩也趙岐孟子注匹夫一夫也此羣匹猶言羣黎

公劉　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

鄭箋謂公劉相地居民既衆既多既順其事乃使之時耕民皆安居無長歎思其舊時者蘇傳朱註義並同惟解宣字小異竊謂誠如諸解則下章于時處處云云及既景迺岡徹田爲糧止基迺理爰衆爰有止旅迺密等語爲複贅矣案爾時初來相原居猶未定此章但言見其物產蕃庶人心順從道路通達居之

必無後艱故乃升高降原以度安居也大旨與緜之

詩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相似

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毛傳舟帶也不知何據案周禮司尊彝皆有舟司農

注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舟有下承上之義故此詩

借用爲下奉上之名鄭箋云民愛公劉故進此佩是

也但鄭說民字未分明竊謂此乃豳地土著之民素

聞公劉之賢到處逢迎不畏偪處反有獻佩所謂既

順迺宣也

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

上章由原而升小山復由小山而降原此乃縱觀水所聚散地所平衍乃更前升大岡俯見高邱之勝可以建都邑也語意本緊承上章卻用何以舟之三語隔閡文境亦如横山縹緲忽斷忽聯　逝陟南岡者立都必在山之陽取嚮明而治也文王營程邑亦陟岡徧觀陵泉鮮原而後定居但彼則邑居于原而此則邑居于京形勢不同蓋彼由京而來先陟岡而後見原原在山陽地既鮮美渭水在側面勢寛廣故原可定居此則于胥之原復降之原溥瞻之原皆在岡北兼以百泉流潤地多卑濕止可徹田而不可卜宅

及求諸岡以南而渭水復當其前皇過二澗交錯於側二澗疑在右蓋漆水當在豳東也說詳前自土沮漆條下地勢稍狹故於京定居古人營建皆極意經營必使民居相得蓋始之不慎將有永歎之憂非可苟也觀下度其夕陽而豳居始荒則岡南迫狹可知止旅廼密即允荒之豳居也皇澗過澗在右亦可知

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鄭箋謂安民館客施教令也竊謂此章亦尚是先定規模未及實事言京既可以建都邑其容衆之野某處可以處隨來久住之人某處可以作旅客往來之舍或自抒已見而爲言如盤庚之遷殷或謀諸國人

而爲語如晉人之去絳觀四于時字見公劉先事經
營之詳且周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
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鄭箋謂築宮室既成與羣臣飲酒以落之竊謂上章
末及築宮室之事不應遽爾落成毛傳以乃依爲依
几既與上斯依不類鄭箋以上依爲築宮室下依爲
負扆尤牽強此章仍是規模初定君臣燕聚之詩故
曰于京斯依依倚傍也草創之始假館棲傍之所也
觀下既登乃依及執豕酌匏可見蹌濟筵几食飲君

宗固見上下情通亦見草創時卽秩然有禮所以爲

厚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

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瞻彼溥原東西在望矣故曰既溥迺陟乃覯南北在

望矣故曰既長既景者于京考日景也景既正然後

復升前陟之岡相度全局既景迺岡正位也相陰陽

觀流泉辨方也其軍三單徹田爲糧體國也度隰原

度夕陽豳居允荒經野也蓋周禮之規模畢具矣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

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廼密芮鞫之即

此章方言建宮室民居既成之事館即宮室乃邦家之基也止基既定乃理民居爰衆爰有而處處者定矣芮鞫之即而廬旅者定矣

卷阿　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來歌矢音謂樂告以善道如皋陶拜手颺言之類鄭箋謂將以樂王太淺

茀祿爾康矣

茀毛傳訓小鄭箋訓福鄭義爲長孔疏謂茀之爲福無正訓非也案茀即祓也古字通用生民篇以弗無子鄭箋弗之言

祓也爾雅釋詁祓福也方言福祿謂之祓鄭君蓋依雅詁爲說耳爾雅郭注引詩祓祿康矣即以祓代茀是也

俾爾彌爾性

文王篇言敬此篇言性是周召皆道統所寄孟子敘見知不及者一姓之聖在周召猶之在文也彌滿也賢臣能格君心之非非既格則性自充滿孟子言擴充言盡性皆從彌字生出鄭箋但謂終爾性命無憂病困又失之淺矣數傳後若召穆公者在厲王靡聖管管上下惛怓之時猶知以敬慎相勗見民勞三章又有

凡伯者周公後亦知以天之牖民敬天明且相易見板

六章八章 然則周召之貽謨遠矣

矢詩不多惟以遂歌

鄭箋我陳此詩不復多欲令遂爲樂歌朱註謂召公

因王之歌而遂歌皆似與上四句欠貫竊謂此二句

顯與首章來歌矢音相應言始之游歌者禮賜日隆

賢才日集颺拜者日益多 毛傳不多多也遂當命工師歌之

王日聽之也 毛傳意差近而語焉未詳孔疏亦謂我陳此詩恐非毛旨

民勞 憯不畏明

鄭箋謂明爲刑罰朱註謂明爲天命竊謂明字鈌對

詭字謂人已顯然共見而曾不少懼所謂不恤人言
也尚書怨豈在明明字與此同

以定我王

王之虐民謂民勞無與於已也而不知已之害隨之
逮居鎬而王果不定矣忠告之心先幾之識兼而有
之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人主所以縱詭隨者樂其不煩威儀易狎近耳欲近
有德之人而不以威儀其可得乎漢之汲黯申屠嘉
可以觀矣

戎雖小子

毛傳訓戎爲大固不辭鄭箋訓汝斥厲王夫厲王卽傲虐其王位所關重大寧不知之直斥王爲小子雖老臣亦嫌輕慢穆公未必爾也朱註用申公說爲同列相戒之辭同列卽與國事其關係又未必遽至大而又大竊意戎蓋指醜厲而言爾雅釋言戎相也郭注相佐助也小雅常棣篇烝也無戎毛傳同詩蓋言助惡之醜類皆儉壬新進之小人故曰小子其人似無足重輕而助其寇虐以致敗正則詭隨者爲惡已大有佐助之者其禍之蔓延愈甚故大而又大也

以謹繾綣

毛傳繾綣反覆也案反覆即往還之義以君臣言臣往逢君君來嚮臣也以詭隨者言進而暫退退而復進也以醜厲言盛而漸衰衰而復盛也皆固結不可解之意蓋至乎繾綣而敗正者未有不反正者矣故君子謹之

王欲玉汝是用大諫

鄭箋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句法不相肖朱註王欲以女爲玉而寶愛之故我用王意大諫正女仍用申公說竊謂詩意本欲玉成王德反說王心素欲玉成

我我更何忍負王期望緘默不言忠厚之至也不曰玉我而欲玉女者設為同列相責之辭亦詩人倒語之例次句與板首章同此終篇之彼首揭之同一剴切諫而曰大者時方弭謗小者不敢言且召凡皆同姓之臣義均休戚不得徹以規諷謝其責反覆痛切不啻號泣隨之故曰大

板　靡聖管管

毛傳管管無所依繫也鄭箋謂以心自恣語未晰呂覽用民篇以信為管高誘注管准法也又訓樞要荀子儒效篇天下之道管是也通作筦禮記樂記禮樂

之道筦乎人情矣此詩蓋言不以聖道爲准法範圍
也

天之方蹶

蹶毛傳依爾雅訓動案爾雅釋訓又云蹶蹶敏也郭
蟋蟀良士蹶蹶緜文王蹶厥生毛傳並依敏訓是蹶
乃美事釋詁又云嘉也則蹶爲美美事可知與此詩語意不合竊謂蹶
當訓顛淮南子精神篇形勞而不休則蹶注蹶顛也荀子儒效篇蹶而趨之注蹶蹶顛倒也
言天將顛覆也詩四聲同用蹶泄皆去入通韻則訓
亦通釋朱子註孟子蹶正訓顛覆

爾用憂謔

左傳昭元年鄭子羽曰子招樂憂二十五年宋樂祁曰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憂謔如所謂樂憂樂哀

如璋如圭

毛傳言相合也孔疏半圭曰璋合二璋則成圭以喻民合君心案壎篪攜取皆並列璋圭獨弗說恐未然竊謂周禮典瑞掌玉瑞之藏鄭注瑞符信也璋圭皆合符徵信之物詩蓋言王道民以禮義民即信從如以璋圭頫聘徵守起軍旅之類見即信從無差互無遲疑也璋在圭上以協句韻耳

攜無曰益

鄭箋攜挈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所爲無曰是何益爲說殊周折竊謂詩蓋言但一攜取其所無者卽於以增益爾雅曰於同訓極言其易也

敬天之怒　敬天之渝

此篇八章自天發端者六固以天喻王亦窮則呼天之意蕩篇自文王發端者七固借古戒今亦疾痛呼父母之意

蕩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鄭箋兩命字俱訓教令解匪諶句殊牽强朱註於上

命字未見分晰竊疑詩蓋曰蕩蕩乎廣平之上帝斯不愧爲下民之君也若疾威之上帝與廣平相反其氣化之命既多僻戾則一時憑生之衆民其賦命於天亦皆僞詐而不誠信上積威以陵下下必逃誕以罔上勢固然也多僻非命而謂之命者天降滔德陰陽之偏也匪諶非命而亦謂之命者習成若性氣化所趨也當其初忽然興壓流言湎酒在上者靡不快意蜩螗沸羹小大由行在下者靡不嬉遊而特恐本根既撥枝葉亦害大命之傾鮮克有終矣末二句直冒起全篇王命固僻戾然使輔佐得人尚可匡救故

下七章皆就任用非人立論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說者謂章首一句有本章不入韻而合數章爲韻者此篇及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是也細案之瞻彼與洛矣與維水以兩字爲韻泱泱疊舉以一字爲韻此篇文王兩字與女殷商爲韻曰咨與咨字疊舉爲韻以例推之其他不入韻之句莫不於句中自協葢詩取和聲無不協韻之句特其變化從心莫可端倪耳

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彊禦即民勞篇所謂虐也掊克即民勞篇所謂寇下

章所謂寇攘也寇訓劫取孔疏訓曾是爲何曾如此語氣不合古寧曾字通訓邶日月寧不我顧小雅小弁寧莫之知四月胡寧忍予鄭箋並云寧猶曾也反覆互訓則曾亦訓寧詩葢言寧有是人而可以居位任事耶複疊言之以見其必不可也後章曾是莫聽同

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居靡究

諸家解說皆不同竊疑詩意葢謂爾朝秉義之善類彊禦則皆恚恨之競爲流言入告而使寇攘居中爲應內外固結熒惑汝聽使秉義者退而不聽用惟見

巫祝肆行而已葢甚言慆德力與所由然也詛祝明指衛巫謂共監謗作威轉相援引靡有旣極

抑　全篇言行交修內外幽明並勵武公進學自修之實備見於此三百篇論爲學之道亦莫備於此序謂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通篇脉絡貫串今隨文解之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此章首二句爲一篇提綱抑抑謙密也靡哲不愚言自恃其哲未有不終於愚者葢恃其哲則棊戾自恣抑抑者無有而德不能進矣　篇內凡四在威儀上

着眼與前數篇同有諸中形諸外故威儀可以定命既醉假樂烝民之威儀盛世所以興民勞板蕩瞻卬之威儀衰世所以亡蕩詩既愆爾止止即威儀大學釋淇澳特揭之曰威儀也蓋深知武公之學力者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此章承上章空論古人進德之效無競二句全引周頌烈文篇語有覺二句亦卽不顯維德意故知是詩古競則盈滿爭勝非抑抑矣無競者不自矜爭屈己下人則無有遝遢皆樂訓以善道競有強義君子貴競於己而不競於人武王之執競與己競者也此章之無競不與人競者也貴以心競而不

貴以力競柔之秉心無競欲競其心而不以力職
競用力則徒競於力者也若夫烈文之無競維人執
競大武之無競維烈則無字皆發聲無競即競也言
固各有當也或疑無字古訓皆作發聲不宜互異不
知言非一端如詩中不顯字古訓皆作顯也而中心
庸引不顯維德實以不顯作篤恭注脚可以知矣
日虛受德行日益光明四國皆歸向之矣謨謀議也
訏謨定命即無競遠猷辰告即四方訓也敬慎威儀
即德行維民之則即四國順也不外言行兩大端而
已後二章皆本此立論德字威儀字一應

其在於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
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哲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
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

興與女興是力興字同言起而倡率之女雖字直貫到淪胥以亡句言雖不知繼先業畏天怒獨不慮其至於亡乎德字再應

夙興夜寐

四字分外出力乃猛省入手處商盤所謂苟日新者同此景象　此爲君之則也烝民夙夜匪解爲臣之則也韓奕夙夜匪解居官之則也小雅小宛夙興夜寐爲子之則也他如夙夜基命夙夜畏天夙夜敬止夙夜永譽聖賢天人之合未有不厲精於夙夜者反是而不夙則莫鮮不敗矣此朽木糞土之所以可誅

歟

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鄭箋朱註兩戎字俱訓兵似覺複疊竊謂戎作之戎謂西戎也作變動也蠻方謂南蠻也用之邦畿莫近於戎故曰戒莫遠於蠻故曰逷蠻謂荆楚逷謂武備既飭使彼不敢近耳

毛傳訓遠義最精鄭氏訓治則黷武矣況謂在九州之外乎九州外夷狄之地先王則荒之而已烏有以戎兵從事者乎讀桑柔一篇民之困於軍旅甚矣豈忍復導之使勤兵於遠乎逷與逖通用故左傳僖二十八年天王策命晉文侯曰糾逖王慝杜注逖遠也逖與狄通用故魯頌泮水狄彼東南王肅申毛義曰狄遠也逷與剔亦通用故後漢王渙傳糾剔姦盜亦引左傳訓作遠舉戎蠻而四夷可知舉四夷而中國之莫不震疊更可知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

以下五章言進德之實功仍於言行加之意而已愼爾出話言也承訏謨定命來敬爾威儀行也承敬愼威儀來言尤易忽故下先以白圭警之敬愼柔嘉卽抑抑也威儀字再應　進德以剛爲貴詩乃舉以柔嘉轄柔溫溫藏嘉不愆不僭無非抑抑卽無非柔也豈爲疾威之帝發對症之劑耶　崧高美申伯亦曰柔惠烝民美仲山甫亦曰柔嘉信乎其以柔爲貴矣第彼則一曰且直一曰剛亦不吐則不專尚柔耳

無易由言章

此章承上慎言說見訏謨定命之效如此德字三應

視爾友君子章

以下二章承上謹行說此章就敬之積於中者言

俾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

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此章就行之見於外者言前之不遐有愆者今則不

愆矣維民之則敬愼威儀之效又如此德字四應威

儀字三應　末四句統言行而設喻以儆之彼童而

角尤非抑抑矣實虹小子言女旣自用人亦以誑妄

之言來潰亂女也民勞戎雖小子板詩小子蹻蹻皆

謂新進僉壬之徒此篇小子乃無知之稱所謂反慧爲童也不必泥定幼沖說江漢無曰予小子鄭箋謂召公自稱宋儒謂宣王自稱皆謙退之辭賓筵俾出童羖是欲有角者無角此則謂無角者有角風人取譬之妙毛傳童羊之無角者也孔疏物之類有有角者有無角者惟羊耳冢博物志羊而不角名胡穎鄖齊民要術畜牧之法大率十羊二羝尤取其無角者恐其抵觸傷胎也是羊有無角者

荏苒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此章言德所由進結上文以起下文也基字與首章隅字相照德之外見猶堂有隅也其因受諫而進猶

堂有基也隅不能不本於基進德不能不本於恭哲人克恭故聞言而勵其行抑抑著於威儀矣愚人不克恭故不僭者反以爲僭民冥也無知之稱書多士遷殷頑民鄭注各有心與自有肺腸意相似所謂靡哲不愚也

德字五應六應　柔木以興溫恭可以緡絲卷阿篇梧桐生矣毛傳柔木也以喻盛世可以棲鳳則柔木乃嘉木也故小雅巧言篇云荏苒柔木君子樹之言緡之絲

解者皆依爾雅訓緡爲綸與召南何彼襛矣維絲伊緡一例非是毛傳緡被也蓋古義如此於文勢乃順

廣雅釋詁褶施也方言同方言又云吳越之間脫衣相被謂之褶䋲是施被一義也孔疏乃云不訓褶爲被不已舛乎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以下三章又原始要終反覆太息以申儆之嘗其先未嘗無教戒之者抑抑則靡盈夙知者可以夙成盈則無復抑抑爲競爲戾爲迷亂顛覆爲僭爲賊爲童而角求莫成而不得矣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夢夢者愚也欲啓其愚惟仍告以話言而已然使誨諄而聽藐反以相愛爲相害則其愚益錮蔽不可解求莫成而倏至於耄無復成德之望矣亦聿既耄所謂老冉冉其將至也毛傳最圓融不必泥定武公說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舊即先王明刑也天方欲喪厥國逞言四國之順其承借鑒於前此得失之迹利害顯然而不終夢夢於

天道也脫復不然當抑抑而反盈當敬愼而反僭忒則德既不成民無所則喪亂隨至始之大侮者勢必至於大棘可不懼哉德字七應作結

桑柔　民靡有黎

毛傳黎齊也鄭箋又作不齊義既未斷朱註訓黑首亦未安案爾雅釋詁尚書堯典孔傳並訓黎爲衆此詩亦當然言民被兵戈不復衆庶故下以火餘喻禍亂之餘雲漢周餘黎民鄭箋黎亦訓衆

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諸家實維字皆無解直云君子本無彊爭之心彊爭

字無着竊意詩葢言此去留不定之民實賴君子繫屬維持之其道在執心寬柔無以力競而已而柰何階之爲厲乎維繫也持也小雅節南山四方是維管子牧民篇國有四維

至今爲梗

毛傳梗病也案方言凡草木刺人自關而東謂之梗張衡西京賦梗木爲之靡拉又猛也淮南子原道篇鋤其强梗方言韓趙之間曰梗詩葢言時政猛厲傷人也與上無競字反對

民有肅心荓云不逮

毛傳蘇氏皆訓肅爲進謂雖有進仕之心似未安竊謂肅者憚懼也詩意葢言時政嚴厲當之者氣不得舒雖其民皆肅懼從役而役使之者猶云緩不及事也

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宋儒皆謂無力以顧天旅字無解鄭箋朝廷曾無有同列諍諫念天所爲下此災意亦迂曲案爾雅釋詁旅陳也竊疑詩葢言無陳訴於王之力唯思訴之於天而已左氏襄十四年傳商旅於市杜注旅亦訓陳孔疏陳其物以諫王與庶人謗同例則旅即國語所

謂庶人傳語也臚旅聲相近古通用國語晉語風聽臚言於市注臚傳也是旅亦謂傳言

以陳於上

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鄭箋我非不能別白言之然不言之何也此畏懼犯顔得罪罰以胡字頓斷不辭朱註云如此畏忌何哉又似將四字倒轉竊意言字緊承上譖言來詩蓋言王不喜聖人而反喜愚人者以聖人之言勸觸其所畏忌耳抑知非言則不能救禍患何若斯之畏忌耶古人用不能字多含意句下如此章及雲漢后稷不克之類是也左傳尤習用此句法

子豈不知而作

諸家而作字俱作女所行解竊謂此作字正呼起末句旣作字言我豈無所見而作此詩也哉葢深知女之將罹於禍機陰往告女而反見怒故不得已而惓惓有作也下二章極陳寇虐之槩正見惓惓反覆之意

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旣作爾歌

箋註訓義總未自然詩葢曰其涼薄之行使謾斥曰不可必反以爲怨善背者且將善詈有不止於赫予者然爾雖不以我爲然而朋友之誼不忍絕亦旣作

爾歌矣其或聞之而惕然悟歟既字正與十四章豈不字相應纏緜往復其借朋友以諷王者深矣

雲漢　昭回于天

毛傳回轉也案昭回皆訓明故火神稱回祿後漢張衡傳焱回回其揚靈注回回光貌明監本譌作先雖文選載

思元賦舊注亦云回回光明貌

后稷不克

不克言不能救裁也說見前匪言不能條

則不可推

毛傳推去也諸家並同似與不可沮無別竊謂推當

訓惻言其禍不可測度以起下文也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毛傳義並牽強竊疑詩意蓋言靡有孑遺者天帝則
不肯我遺矣先祖何亦不助我兢業恐懼爲餘黎請
命而聽其摧折乎先祖在下倒裝句法
云我無所
鄭箋人皆不堪言我無所庇陰處竊意云當訓遠詩
蓋言求赫炎之遠我而無其所也廣雅釋詁云遠也
旱災不能遠則大命近矣
羣公先正

諸家皆作百辟卿士解案靡神不舉雖包舉衆神究以天祖爲主況雩祀上帝則百辟卿士皆在其中而經典中亦未見稱羣神爲羣公先正者終似牽强竊疑羣公者太祖以下親廟以上也周頌天作序云祀先王先公也鄭箋先王太王以下先公諸盩至不窋鄭因並舉故分爲實則太王王季亦稱公古公亶父惠于宗公之類是也前言后稷不克謂禱於太廟此則合祧主而並禱之周禮春官司尊彝鄭注追享追祭遷廟之主有所請禱是其例下文父母先祖謂禱於親廟世室禱益近則詞益深痛正見祖宮不殄苦心先祖于摧蓋兼數廟而渾舉之父母先祖亦謂由親廟而循及羣祖先正即先君禮記緇衣昔吾有先正鄭注先正先

君長也是其證周家世德積累故先公皆祀以天子之禮而後世臣民於治亂大端必追稱之如此章及于公先王似先公酋矣之類是也各章皆天祖並列其六章則因郊而及地此章因祖宮而及先公章法秩然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

毛傳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孔疏諸臣皆周救百姓無有自言不能而止不爲者朱註因之其說似疎羣臣果若此王亦不至甚憂矣鄭箋賙給諸臣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能豫止更覺迂曲竊疑周徧列也如示我周行之周止停殺也如周禮倉人穀不足則止餘瀌用之止詩蓋言庶正冢宰國之大臣不容缺少亦既窮且病矣其趣

馬以下諸臣無不徧列在位祿賜不足所司兵馬臕
飲使令之事思欲有所停殺而治事須人時雖乏無
又不能一切悉止輾轉無策故繼之曰云如何里

昭假無羸

鄭箋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羸緩之時羸緩字義牽
强孔疏釋毛傳假至之義謂當昭見至誠無有私羸
而不敷散朱註羣臣助王昭假於天者已無餘矣亦
俱似未安竊疑詩意承上言衆星在天光明則下布
矣羣臣在朝其明德以格於下者豈尙未充滿其量
乎烝民昭格于下周頌噫嘻旣昭假爾箋註皆作德

政題著至於下民解贏贏盈音同並訓滿無贏猶言不足也故繼之曰無棄爾成以戾庶正前六章皆返躬修省後兩章推說到羣臣上皆是憂懼不寧之氣故結以曷惠其寧商頌長發昭假遲遲鄭箋湯以明德假天下之人亦作上假下鮮

無棄爾成

諸家俱作無棄成功解案宣王承厲王之烈有撥亂之志烏得遽言成功竊謂成平也旱災乃陽氣之不平修德以回之亦在平其政而已此昭格之實也小雅節南山誰秉國成大雅緜虞芮質厥成毛鄭成皆訓平

崧高　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鄭箋以傅御爲冢宰則與私人不倫朱註以爲家臣之長又似與王命不倫不若毛傳訓御爲治事之官情理兩得其曰傅者周禮天官冢宰職文云傅其伍彼謂諸侯之五大夫爲傅則天子二十七大夫當亦曰傅此傅御葢天子之大夫專治封邑之事者

以峙其粻

爾雅釋詁峙具也釋文舍人本峙作徛案具有聚義凡從寺者皆從聚得義賭卬時爲婦寺毛傳寺近也孔疏寺即侍也侍御者必近其傍凡物遠則散近則

聚也峙以凝聚衆土而成時謂神靈之所居止待者欲其聚持有聚而不散之象故並從寺周頌臣工庤乃錢鎛毛傳庤亦訓聚即此義也詩者持也鄭君云詩者承也上下相承亦聚義

烝民　天子是若

解者皆謂山甫順於天子似與下句少貫弗案爾雅釋詁若善也詩蓋言天子善山甫而順之耳玩下明命使賦使字可見所謂使者王使之即下二節王命仲山甫也賦即下節賦政于外也小雅大田篇曾孫是若句法與此同管子戒篇桓公再拜請若此言若

字義亦同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將之所謂出也明之所謂納也

仲山甫永懷

每懷者出使宣力之勤永懷者殫忠戀闕之意兩懷

字從小心翼翼中出

韓奕　朕命不易

舊解皆與無廢朕命犯複詩意葢謂爾誠夙夜虔共

則朕之恩眷不中替也

其殽維何炰鼈鮮魚

天子宴諸侯當有殽烝折俎牢禮備舉而詩人於酒
外往往鋪張水族如此詩及小雅南有嘉魚魚麗六
月皆然豈周地山多澤少以所難得爲貴歟
籩豆有且
鄭箋訓且爲多有多珠不辭案鄭風山有扶蘇篇乃
見狂且毛傳且辭也其後且字皆不另解則此且亦
當然小雅魚麗多且旨旨且有有爲多之進境則有
乃極豐之義不必更言多矣
汾王之孫蹶父之子
古者尊卑有制不容僭替故聘婦以門閥爲重何彼

禮矣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碩人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大明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此詩亦鄭重稱其祖父蓋無不愼選門閥者侯國若此公卿大夫士可知若鄭之出其東門以縞衣綦巾爲樂陳之衡門以齊姜宋子爲不必則隱居之風當更高潔降至後世多以利昏有不復計其所從來者矣　毛傳汾大也孔疏釋詁墳大也傳意以墳汾同音故亦爲大音同則義同此漢以前訓詁之例蓋六書轉注一法也　江漢淮夷來鋪毛傳鋪痡也孔疏謂爾雅作痡音義同匪疚匪棘鄭箋棘急也爾雅作悈急也棘悈音義同瘏卬孔填不寧毛傳填久也爾雅釋詁塵久

也塡塵音義同靡有夷屆毛傳夷常爾雅釋詁作彝
懿厥哲婦鄭箋有所痛傷之聲孔疏懿與噫音義同
周頌昊天有成命毛傳熙廣也爾雅作況肆固也爾
雅作故周頌臣工奄觀銍艾鄭箋奄久也爾雅作淹
載見辟王疏爾雅哉始也哉載義同小
毖荓蜂爾雅荓作甹此類不可枚舉

不顯其光
大明之詩亦因造舟而曰不顯其光皆所以重親迎
也

爲韓姞相攸
相攸言相所適也句法與匪言不能后稷不克同

因時百蠻
孔疏南蠻北狄散文則通案春秋莊公十年九月荊

敗蔡師於莘穀梁傳荆者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
楚可稱狄則韓可稱蠻禹貢三百里蠻周禮王畿二
千五百里外或曰蠻畿或曰蠻服皆不專指南方故
魯頌閟宮亦曰淮夷蠻貊

實畝實籍

鄭箋籍稅也孔疏引公羊什一而籍爲證後儒皆遵
用鄭說案公羊本作藉謂什一以借民力古籍藉雖
通用然此詩止舉其經國之大端且周家什一之制
自所遵行何庸營畫竊謂籍究與藉有別籍書籍也
畝謂井牧其田畝籍則記錄其高下之等多寡之數

也周禮大司馬九畿之籍小行人邦國賓客之籍鄭注籍皆訓書此亦當然

江漢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毛傳浮浮衆彊貌滔滔廣大貌訓義不倫故鄭箋不從其說孔疏望傳爲訖殊牽强案此二訓必傳寫顛倒耳葢廣大訓浮浮衆彊訓滔滔也觀下章湯湯洸洸可見（常武如江如漢鄭箋江漢以喻盛大也即廣大意）孔疏征淮夷而於江漢命之者葢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二者巡省之說近理然竊意此乃就近調撥江漢之兵耳江漢久被文王之化赳赳武夫好仇素切又距淮不遠同在

荆州一牧之內故調遣其武夫而以召公督之王者之征諸侯禮固爾也亦不必如孔說周官司馬法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徵兵於諸侯蓋古者畿內之民不出卒有事於四方則用諸侯人耳調兵諸侯又各從其方之便征徐以魯遂貊以韓略見於經者可考則平淮夷以江漢可知

淮夷來求

鄭箋謂來求淮夷據至其地故言來孔疏遂謂古人之語多倒朱註用其意而變其詞竊疑此句正不必倒轉作解蓋言召公率武夫之衆非云安遊也實爲淮夷之致來索取而犯命耳求取也意彼時淮夷必因拂所求以啓釁遂漸擾害南土觀下章淮夷來鋪

可見毛傳鋪訓病謂皋王師以病淮夷其可乎　孔疏謂淮在江北相去絕遠亦恐非是案左氏定四年傳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哀元年傳楚圍蔡疆於江汝之間據此則江漢至淮不過二三百里耳意淮夷之侵擾者或即在江汝間歟

常武　南仲大祖

鄭箋謂南仲爲皇父之太祖稱名太迂宜從毛傳以南仲皇父作兩人葢紬繹通篇乃宣王自將守軍程伯休父佐之而南仲皇父爲兩翼觀下章左右陳行有嚴天子云云可知也鄭箋以南仲見於出車斷爲

文王時人竊謂周召之後終周之世稱周公召公皇父在十月之交篇爲一爲二卽未可知尹氏則春秋不絕書矣烏知南仲之必非世卿而襲祖字者乎漢書匈奴傳戎狄交侵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以出車爲宣王詩可爲此篇南仲受命切證第史記又以爲襄王時詩漢四家師說夥如故未敢爲據異說特世卿累世同稱則鑿鑿可據耳孫毓謂命將皆於禰廟無於后稷太祖之廟亦非也案禮記王制出征告於禰受命於祖本爲天子親征而言既曰受命於祖則命將在祖廟而不在禰廟可以類推又左氏隱十一年傳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杜注大宮鄭祖廟也出師必告

於祖廟前奉遷廟之主以行夫奉遷廟主則告太祖可知旣曰授兵則命將亦於太祖廟尤其明徵矣又案太公兵法云凡國有難君召將詔之曰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以行之乃命太史齋三日至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云云夫曰太廟則太祖之廟矣太公兵法雖出秦漢間然去古未遠必非臆說毓謂命將皆於禰廟持論已偏又引陳勝事作證擬不於倫曾何足爲典要乎大祖橫貫上下言皆於大祖廟命之詩中多此句法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

王自將中軍休父以大司馬佐之爲任甚重故復使

尹氏命之於左軍右軍陳行之時而戒我師旅也鄭箋謂此行惟皇父一人僅命休父於軍將行治兵之時使士衆左右陳列而戒勑之其說甚疎夫司馬掌戒令乃周禮之常制何須謂尹氏特命之其誓戒時士衆自必左右陳列更何煩王命諄諄乎

率彼淮浦省此徐土

說詩者多謂淮浦爲淮北夷蓋以前篇及此篇俱出師淮上不應複疊又見前篇江漢南海等語故分爲南夷此爲北夷耳竊謂此篇專言征徐方無淮夷事徐方不靖之徒必有侵入淮地者不可不先翦滅之

而其勢則專注徐土也故曰率彼曰省此彼此字賓主分明小雅出車篇伐西戎事其中未嘗不夾敘玁狁然彼經薄伐西戎與薄伐玁狁兩事並分節大書與此篇書法迥別第四章鋪敦淮濆截彼淮浦祗爲先聲奪人耳而此章曰徐土三章曰徐方五章曰濯征徐國特特標出末章復四呼徐方作結則與淮夷何涉而爲分南北耶竹書紀年宣王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即江漢篇事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於淮王歸自徐即此篇事是其證鄭箋省視徐國之土即用下章徐國字極確孔疏乃謂此徐當是徐州之地未必即是春秋時徐子之國春秋徐國甚小宣

王時非能爲强敵背叛而使王親征之其說非也案周禮職方氏周時九州無徐州禹貢淮水在徐州境內至周則徐入於青不得復加州名此徐土卽竹書所謂徐戎耳中夏州制雖改而戎狄仍其舊稱尚書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蓋謂是也成王時伯禽旣已平之至此二百餘年漸復强盛侵犯淮浦故宣王濯征之又一百六十餘年惠王時復爲魯患故魯僖公更膺擊之魯頌曰遂荒徐宅是也彼曰徐宅此曰徐土徐方徐國無以異國勢强弱不常宣王時勢極鴟張至曰旣來曰旣同曰旣平又曰不回則其威已

大挫矣餘孽之作僖公更事荒畧地益蹙削何害其爲始强大而後弱小乎孔疏援春秋徐國以致疑迂亦甚矣檀弓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云云其時已在吳滅之後滅而復興猶僭王猶曾西討則戎狄倏强倏弱其不可以春秋例宣王時益可知

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不留者於淮浦不滯留專注徐土故曰不留不處者於徐土不久處不留處而可迅速成功者惟三事之力此豫戒之之辭三事毛傳謂爲之立三有事之臣立其臣而

不及其君於文爲不辭況此時寇尙未平何暇及此
鄭箋謂三農之事農字亦添設故朱註云未詳竊疑
三事即指南仲皇父程伯休父也軍將皆命卿故曰
三事休父爲司馬皇父兼公當爲司徒是時仲山甫爲冢宰南
仲其司空歟司空當是召公或時方經營南國不嫌以南仲攝之且小雅出車王命南仲往
城于方乃以大將而兼司空之事此詩南仲即非周
彼南仲而猶用舊章何妨兼攝亦猶世職之意耳
書武成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孔傳云治事三卿即此
經所云三事也諸侯三軍以三卿統之三卿者司徒司馬司空是將軍皆有司空六
師之將當六人詩僅舉其三者軍制雖有六而行軍
必分爲三中與左右各統二軍孔疏引左傳桓五年

主爲中軍事作證是矣第既分左右則當實指其將如左傳周公虢公云云尤其明徵予故斷此詩爲宣王自將中軍程伯休父佐之而南仲皇父分將左右軍爲兩翼也

匪紹匪遊徐方繹騷

毛傳解上句云不敢繼以遨遊句法不肖鄭箋訓紹爲緩朱註訓紹爲糾緊毛傳下句訓繹爲陳鄭箋謂徐國傳遽之驛朱註訓作連絡義均未安竊疑紹自訓繼繹不絕也言非桀繼江漢之師而黷武淮浦亦非藉是遨遊實以徐方陸續騷動不寧耳

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既執徐方之黨類侵入淮地者因整六師於淮上商頌長發海外有截鄭箋截整齊也觀徐方之服從否王者之師不忍輕動也玩一所字想見如山之苞氣象

如飛如翰如江如漢

如飛矣而又翁以摯鳥之翮何其疾也揚雄羽獵賦欑以龍翰注引鄭元書大傳注翰毛之長大者如江矣而又加以合流之漢何其盛也每句中第二如字與而通

瞻卬　蟊賊蟊疾

蟊賊並舉以喻為厲之害非一也蟊疾復單舉以喻

大厲之爲害尤酷也蟊食根賊食節節傷尚可生根傷則傾斃矣故曰疾觀下句罪罟不收罪罟已厲不收乃更厲則知此句四字中亦有兩層也

天之降罔

君爲罪罟以陷民則天亦降罔以警君至召旻曰天降罪罟且將以其罟罟之矣天人相感不爽如此

召旻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兹

箋註解不如兹句俱未分明竊謂時指此世而言兹指此人而言蓋謂昔之厚禄者不似此時之富非其人今時之病國者又不若此人之爲疚最甚此人蓋

斥號石公也史記石公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

又廢申后去太子也

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

周召二公股肱周室論其功則周公尤盛矣江漢之詩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因召虎而褒其祖不及周公宜也此詩言先王受命日辟百里亦獨稱召公推而論之召南有美召公之詩而周南不及周公豳風止七月一篇與大雅篤公劉比美其鴟鴞以下六篇皆居東時事絕不及其治周之績何歟先儒謂一姓之親故不待言然召公獨非文之支庶乎又謂周公

治內近於文武故其德不見然公既食邑於周又陜以東皆其所主獨無遺愛比於甘棠者乎且其忠勤也甚至成王不及知舉朝不及知卽召公亦且疑之抑又何歟竊謂周公以經緯天地之才渾乎無名始則讓善於親繼則讓善於君而吐哺捉髮並讓能於百執事惟見其穆穆迓衡几几赤舄而已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亦不足觀嗚乎召公誠不可幾若周公者斯可謂至德也已矣

男 藹 楙 仝校

詩疑筆記卷七

高郵夏味堂學

周頌

天作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

鄭箋以兩彼字指萬民言殊添設朱註以彼作矣爲太王旣作語氣渾成惟於彼徂矣岐彼字又指岐山說以緊粘一字說作兩義似尚可疑有夷之行鄭箋謂文王有佼易之行註謂岐山有平易之道路亦俱似未盡竊謂彼字仍指太王夷謂狄人也言太王當日所以自豳而徂岐者因有狄人侵擾始走馬而來

耳子孫當無忘先人締造之艱文王安輯之德而善保之

臣工　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鄭箋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度之於王之朝無自專孔疏謂戒其臣卽戒諸侯也案鄭義太迂曲詩意蓋言王錫女以敬公之成法仍將親來咨諏相度謂巡狩而以土地田野爲慶讓不可不敬也故下文專以農事嗟嘆之蓋敬公之成法莫大於民事耳

將受厥明

鄭箋訓作珍瑞光明朱註訓作明賜竊謂明當訓神言大受神賜禮記郊特牲明之也鄭注明之者神明之也

噫嘻　既昭假爾

序言此章春夏祈穀於上帝之詩則爾者爾上帝言周以農功格天受命也雅頌中天子稱爾上帝亦斥言爾是爾乃親近之詞非傲辟之詞春秋以後遂不施於所尊至孟子言無受爾女則戰國時爲極賤惡之稱矣　儀禮士虞禮記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是古者對父亦斥言爾

維天之命云假以溢我我其收之我將云我將我享告祀文王皆稱我思文祀后稷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爾我且對衆則爾爾我
字於古皆非亢辭

噫嘻　駿發爾私

但言私不言公以周禮遂人治野田之法計之一川之間方三十三里餘百步實積萬夫適與詩中終三十里十千維耦之數脗合合諸公劉徹田爲糧則徹法乃於私田中案畝所獲什取其一不復别有公田故但曰駿發爾私毛傳所謂欲富其民而讓於下也

周禮九夫爲井與孟子八家同井者不同八家係殷法孟子勸滕行助法故以八家言又曰惟助爲有公田則徹法不同更可知大田之詩云雨我公田謂

籍田也遂及我私我私卽此詩爾私徹法什一之田也雖周亦助孟子特借公田二字斷章取義耳夏小正正月初服於公田豈夏亦行助法耶

振鷺　振鷺于飛

毛傳振振羣飛貌諸儒因之二王之後而曰羣飛似不相肖竊謂振當訓整言鷺之飛翔舒整有度以興我客之有容也春秋隱五年左傳入而振旅注振整也莊八年穀梁傳入曰整旅整旅卽振旅

于彼西雝

孔疏謂無取於西之義竊謂王都在杞宋西杞在陳留宋在

雎陽正以喻我客之自東而西也尚書洛誥王在新邑烝清廟詩序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此洛邑之宗廟也召誥則至于豐孔傳成王從鎬至於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此豐鎬之宗廟也江漢篇于周受命鄭箋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孔疏謂有別廟在焉此岐周之宗廟也據司馬遷謂成王雖使召公卜居居九鼎而周仍都豐鎬則助祭者皆於豐鎬固在杞宋西據鄭康成謂周都王城史記亦謂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則助祭者當於洛邑亦在杞宋西也若岐周

在西更不待言

我客戾止

毛傳客二王之後案樂記稱武王伐紂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至周始封而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說與樂記世家異竊謂二說俱未備當以史記夏本紀爲正紀云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節次甚明酈生特約畧言之耳

豐年　多黍多稌

毛鄭無說朱註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溫黍稌熟則百穀無不熟矣案朱子蓋據周禮職方氏雍冀幽并穀宜黍荆揚穀宜稻及孟子夫貊惟黍生之故爲是說然考說文黍以大暑而種氾勝之種殖書云黍暑也種者必待暑則不宜於寒可知孟子之說正謂貊地多寒須擇後種先熟之穀乘夏秋之溫氣乃可收穫寧謂其宜寒乎況青州白墳而不宜黍兗州黑墳而宜稻亦宜黍高下寒暑似未可盡分疆界也竊謂詩人之獨舉黍稌有四義焉一則黍稌質黏宜於酒醴故特標出以引起下文也一則穀最以黍爲

先熟稌爲後熟禮記月令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
嘗新先薦寢廟鄭注黍稷之屬於是始熟旣以黍先
於稷公羊傳秋曰嘗何休注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
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是黍爲最先也月令季
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嘗稻鄭注稻始熟豳七月云十
月穫稻是稌爲最後也舉其穀之最先後者而其中
百穀可知是以謂之豐年也一則薦新之禮達於民
間禮記王制庶人秋薦黍冬薦稻是上下皆以二者
爲急也一則周禮王之饋君子之食皆用六穀鄭注
用鄭司農說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荅揔食醫會膳食

之宜之文彼經云牛宜稌羊宜黍六畜以牛羊爲重故首舉之此詩亦舉重以該輕也

亦有高廩

孟子父母使舜完廩捐階夫非階不得輒上下而宋書史通皆謂舜服鳥工衣飛去則廩無不高可知云亦有者舉高廩則倉之卑於廩者可知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徐疏廩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彼謂祫祭齊盛之差則此藏穀之廩亦以新穀連於陳上其多更可知故下云萬億及秭釋文引韓詩陳穀曰秭是其確證

言萬億之數陳陳相因也　毛傳廩所以藏齍盛之穗也疏引禹貢二百里納銍爲證銍卽穗也禾稼當積而貯之其穗當在廩藏之言穗則秸及粟米皆在倉廩矣案禹貢百里賦納總孔傳謂以飼國馬三百里納秸服孔傳秸稾也雖不言所用然以郊特牲稾秸之設攷之則秸所以藉神席若二百里之銍卽此傳之穗粗不及總精不及秸不知於祭祀何用而藏之恐廩只用以藏穀耳言穀則粟米皆在內

有瞽　在周之庭

周頌也而又曰在周之庭者何周謂岐周所以別於

豐鎬也凡詩中稱周者多指豐鎬曷庭乎爾文王之廟庭也周家大事必於岐周文王廟告之大雅江漢于周受命是其類故小序孔疏云此太祖謂文王也

閔子小子　嬛嬛在疚

釋文嬛崔本作煢古瞏字多與从𡿨字通用唐風杕杜獨行瞏瞏釋文本亦作𥨪又作煢齊風子之還兮齊詩還作營荀子禮論設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注士喪禮幎目用緇幎讀如縈縈與還義同

於乎皇考永世克孝

朝廟必自武王孝文王訖起與大武美武王必自文

王克開厥後說入皆歸美於親古人立言之體如此
欲永其世必以克孝爲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
貴賤一也
訪落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
就之繼猶判渙
毛傳以閔予小子以下四篇爲周公攝政後致政成
王嗣位之事鄭箋以爲居攝之先成王除喪卽政
之事皆非也竊謂四篇皆爲管蔡流言周公居東成
王悔悟時事而此篇尤爲深切著明周公旣去成王
始身自爲政故曰訪予落止先人之德雖夙夜敬愼

遵循而其任遠大未能自信其可以乂安之也故曰於乎悠哉朕未有艾艾乂古字通漢書郊祀志天下艾安是也將扶進也就成也言雖得人扶進我冀其成功而繼且分散不能長聚故曰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益指周公辟東而言管蔡羣起骨肉故下云未堪家多難又云陟降厥家也閔予篇遭家不造小毖篇亦云未堪家多難皆一時事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鄭箋謂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使有次序以家屬羣臣孔疏因謂大夫稱家既屬衍說朱

詩亦稱武王之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保明其身似亦未分明蓋朱註以閔予小子篇陟降庭止爲武王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故此篇云然第所謂陟降者未見繼序實際徒見休美之皇考上下於家何以遂能保明耶竊疑詩意四句追稱武王也言文王以直道庭訓並上下天人之際無有不當武王能紹繼之其於家也本直道以爲升降如大封兄弟十有五人同姓四十人皆令之國而周召獨留相周是也皇考之明如此是以休美而保安其身予小子則何能若是哉故曰率時昭考悠哉未有

又詩意蓋悔聽周公之去朝又不能察三監之奸謀而黜退之陟降不當也

敬之　陟降厥士

鄭箋謂天之上下其事轉運日月太泥朱註謂常陟降於吾之所爲似亦未明顯竊謂此陟降卽文王陟降庭止武王陟降厥家之陟降皆指人事說上言天之顯命與善去惡則善其所陟而惡其所降矣此言人之承天其於事之或陟或降若進退予奪之類天有不鑒觀在此者乎亦暗指當誅管蔡而迎周公也

不聰敬止

管蔡流言始聞之不能無疑不敬由於不聰故曰不
聰敬下句學有緝熙于光明亦自傷其不明也
日就月將
即承上章將予就之將就字來
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佛毛傳大也孔疏其義未聞鄭箋輔也讀佛作弼言
輔佛是任且云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
有居攝之志太迂曲竊謂佛不審也儀禮旣夕禮鄭
注爲有所拂扐也釋文本又作仿佛字林仿佛見不
審也凡字從弗者亦多有不審義加草爲茀爾雅釋

詁覭髳茀離也郭注茀離猶彌離彌離猶蒙蘢耳詩載驅簟茀朱鞹毛傳車之蔽曰茀蔽亦不審也加彡爲髴加彳爲彿加心爲怫加口爲咈義並相近肩爾雅釋詁勝也克也勝有任義爾雅勝又釋克故毛傳並訓爲克而鄭增訓任以足其義數字之義散可相通此詩則仔肩克肩屬任也廣雅釋言仔克也詩意葢言予不審是克勝任重之人以致判渙賴羣臣導我以顯明之德行庶無愧於天顯也兩顯字首尾相應此篇較上篇悔悟愈深葢其迎公之志爲己動加以金縢啓書風雷示儆而益決矣

良耜　其笠伊糾

糾宋儒解作輕舉貌似未確竊謂糾者繚曲而上銳之貌魏風糾糾葛屨毛傳糾糾猶繚繚也小雅都人士臺笠緇撮孔疏謂撮持其髮笠撮連文則笠上必銳凡字從丩者義相近桒扈兕觥其觩說文作觓觳梁成七年傳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解者並云角貌彼謂角文繚曲而上銳此言笠以夫須之草編緝而成亦繚繞曲上而銳也

續古之人

鄭箋謂求良司嗇說太迂晦朱註謂續先祖以奉祭

祀似亦未盡詩意葢謂守先業而不絕也王者重農固以養其生亦以定其性祖父淳樸之氣皆不以異物遷也末流俗壞不知稼穡之艱難動曰昔之人罔聞知葢古人之不續者多矣土物不愛而厥心亦不臧矣載芟篇曰振古如茲小雅大田篇曰自古有年與此篇惓惓古人意畧同

魯頌

駉 思無疆

鄭箋謂反覆思之無有竟已夫思取當理而止無有竟已是戒也聖人不取三思中庸戒慎恐懼烏得以無

彊為賢竊謂無疆與無此疆爾界相似惟善是從不囿於成見如後世無城府之謂

思馬斯臧

鄭箋乃至於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朱註謂衛文公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亦此意其說皆是也顧二詩必取於馬者何與國之大事祀戎朝聘五路之用庭實之陳非馬無以將事故古者君賜臣臣獻君交邦相餽遺莫不以馬為先而問國君之富則數馬以對且百物待命於君而為君所牧飼而不可闕者惟六畜焉然而言牛之多九十其犉而已言羊之多三百

維羣而已犬豕雞之多亦各三百而已未有天子之
閑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之閑千二百九十六匹
若馬數之蕃庶者也故觀於馬之得所養而他物可
知矣而國事可知矣此所以見二公之能盡心而是
詩尤再三詠歎而莫罄也與

思無期

所謂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也

有駜　鼓咽咽醉言舞

案儀禮惟與四方之賓燕升歌合樂後有若舞則勺
之文餘未有言舞者且彼自樂人舞之非賓舞也古

之學士自十三舞勺以來舞師教之鄉大夫與之小樂正籥師學之大司樂合之舞葢盡人所能此醉言舞當在無筭樂時第升歌閒合諸詩皆不聞有舞節豈凡樂皆可以舞應之或於無筭樂外自獻其所素習者第爲人舞以盡歡歟抑於賓出奏陔時舞大夏以應其節故下章繼以醉言歸凡夏以鐘鼓奏之鄭注儀禮鄉射禮云天子諸侯以鐘鼓大夫士鼓而已故兩章並以鼓咽咽爲節歟小雅賓之初筵屢舞僊僊屢舞傞傞葢因屢舞無度僊傞不中節故以爲戒而非謂既醉而舞之必不可也　振振鷺朱註以鷺

羽爲舞者所持似與辭言胥樂微隔毛傳以與潔白之士歐陽本義以喻羣臣修潔有威儀較合隋書音樂志近代建鼓棲翔鷺於其上或曰鷺鼓精也越王勾踐擊大鼓於雷門以厭吳晉時移於建康有雙鷺唼鼓而飛入雲中此則傅會詩辭而流於怪誕者矣

駜彼乘牡

上章言乘黃下章言乘駽此獨言乘牡然則黃與駽有不必盡牡者矣夫讀詩者不可以辭害意也駉駉牡馬豈誠在廄之皆牡而無牝騋牝三千豈誠在廄之皆牝而無牡哉

泮水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鄭箋以爲國無長㓜皆從公而往上旣以戾止爲來至此復以從往爲偕來似欠貫串竊謂此章統自起全篇下乃逐層鋪敘無小無大卽所謂濟濟多士于邁卽所謂桓桓于征蓋此詩大意乃告成於學之事故言此無小大之衆臣皆從公命而往征淮夷爲國之干城也大雅棫樸之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曰從公于邁皆因興學作人而及征伐之事蓋國家育材必文武兼備庶緩急足恃也　參觀二章匪怒伊教三章屈此羣醜四章允文允武皆含征淮夷意

在內不得與後四章劃分兩截

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余於大雅常武篇旣以先儒淮北夷之說爲誤讀此愈知南夷之亦不必鑿分矣夫以近徐土者爲北則魯寧非徐地乎淮夷而寇魯也其必北夷而不在南也審矣然而龜象南金豈徐土之所宜有哉故嘗細繹諸篇而知所謂淮夷者則一而已矣淮居徐與荆揚之間在南可以達江漢在北可以通魯故逆王命則荆州之師立蔽江而下順魯化則荆揚之寶隨獻功而來孔疏乃謂徐國先得此寶因以其寶爲獻非

徐夷出此物其意葢亦以此章爲北夷耳毋乃其說之固與　江漢章南海常武章南國此章南金皆據王畿及魯地約畧指其方位耳必以南海爲南夷則常武之南國非也必以南國爲北夷則此章之龜象非也況南海秪極言聲教遠訖之意若以辭害之江漢又嘗云式辟四方矣淮夷豈嘗四方徧布乎

商頌

元鳥　在武丁孫子

此詩之用說者不一當以鄭君三年喪畢祫祭於太廟爲正假如小序爲祀高宗詩則以子孫而祀祖禰烏有直斥其名者哉假如朱註爲泛祭宗廟之樂則

成湯而下三宗獨斥其一又何說哉或謂周人以諱事神殷尚質故不諱且如唐虞又前於殷矣典謨中臣稱其君皆曰帝舜臣稱堯亦曰帝商書中仲虺之誥伊訓大甲諸篇亦前於武丁矣其稱君皆曰王追稱皆曰先王先后郎傳說之稱武丁說命三篇亦無不曰王者彼其時豈會有諱之說哉諱者其禮而所以諱者其情禮郎未制而情有未安人固不得而行之也況所肅然將事之人而晏然名之安乎否乎或曰那與烈祖不旣曰湯孫之將乎曰湯美號也非名也尚書咸有一德篇固嘗曰尹躬暨湯矣殷之稱湯

猶周之稱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耳未可與武丁例也

然則祫祭太廟曷爲乎名之曰始見厥祖烏得不名

爲尊屈也父前子名之義也

景員維河

孔述毛義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義既牽强鄭箋

破員作云破河作何爲詰問之辭尤穿鑿無理朱註

引或說以員訓周景爲山名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亦

覺與上下不貫竊謂此承上四海字說來言四海諸

侯之來朝貢者祈祈衆多亦如河流之大均趨於海

也殷都濱河故指以爲喻河曰景員與江漢曰朝宗

句意相似

長發　有娀方將

將言契而先盛稱其母氏與大雅生民之推本姜嫄正同史說大戴禮謂簡狄姜嫄皆帝嚳妃周獨爲姜嫄立廟而嚳無廟豈以兩姓所同祖不宜有所專屬與顧祭法言殷禘嚳而郊冥周禘嚳而郊稷未嘗不共尊爲始祖所自出即不爲立廟而兩朝雅頌咸無一語及之何也或據緯書謂帝嚳傳十世稷契不得爲帝嚳子是帝嚳後世子孫之子故鄭注生民云姜嫄高辛氏之世妃詳見月令疏則簡狄亦高辛氏後世之

妃然高辛氏既爲簡狄姜嫄夫且據禮記月令祠於
高禖鄭注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狄吞之而生
契後王以爲禖官嘉祥而立其祠焉孔疏又引鄭志
謂郊禖之祭巳前祭天南郊以先禖配之至高辛氏
有簡狄之異後王即以高辛之君立爲禖神以配天
故謂之高禖果爾則其人儼在祀典不應寂寂盡沒
其名字且魯頌閟宮毛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則
高辛且與姜嫄同在一宮或顯或晦尤不可以常理
測者矣

元王桓撥玉遂視既發

契值不親不遜之時故以嚴厲爲治觀兩是逹及遂
字旣字想見當年風流令行光景故帝曰敬敷五教
在寬欲其以寬濟猛也
湯降不遲　昭假遲遲
言湯所受降生之聖德本得之甚早而其日躋之敬
總自覺格天之難若遲之又遲尙不能自已也
爲下國駿厖
毛傳駿大厖厚孔疏爲下國之大純厚鄭箋駿之言
俊也爲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董氏作駿驪謂馬范
氏作駿厖謂犬皆未安竊疑厖古與㡯同用荀子榮

辱篇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引此詩厖並作蒙蒙覆也言湯德爲諸侯大覆被也

殷武　歲事來辟

箋註皆訓爲來王案章首天命多辟既訓爲衆諸侯此復訓辟爲王一字兩訓似覺錯迕竊疑此辟字仍訓侯言以歲事來述其侯職下文稼穡匪解正侯職之大者

封建厥福

此承上句命於下國來似當作分封諸侯說下國卽前章所云多辟命以封建承天命而設都也福者能

謹侯度不獨無嗣適且有慶賞也以楚方背叛故詳
告以刑賞不僭濫不容不伐之也葢至是而荆楚服
矣鄭箋以下國斥湯朱註指武丁謂大立其福似皆
與語氣不合

弟紀堂校字

詩疑後説

詩疑筆記七卷國風大小雅各二頌一既脫稾或請味堂曰荀子曰愚者爲一物一偏自以爲知道無知也子於詩斤斤字句閒舍其大疑其細不綦偏歟味堂瞿然應之曰愚則奚敢辭雖然惡得謂一偏之不與一物麗乎惡得謂一物之不踵萬物而與道麗乎今夫海府水而蹄涔趨之一卷不惡於華嶽也何細之非大必若所云詩之體莫大於六義六義莫大乎風雅頌嘗試論之風者當國而別者也文王詩謂之二南或曰南國名見逸周書或曰音名見呂氏春秋誕矣謂化自北而南也汝濆江漢

問豈豐岐幅壤乎準邶鄘衛例則當因所得地別以名其繫之周召何居周召畿內國二公之化行則如豳風附周公六詩之例曰周風召風可矣曷爲繫以南也是猶可解曰尊之故異之云爾邶鄘存其名謂不予衛之滅國也考班固地志三監叛周公盡以其地封康叔然則邶鄘本衛有矣奚爲其滅之乎且如莊姜共姜宮壼之篇衛宜專之邶鄘烏得而分據之苟唯滅國之名是存魏爲晉滅耿霍非晉滅乎唐晉之始封也其詩則非盡始封之詩也不得例以滅國曷爲乎存唐而削晉且邶鄘居衛前而檜又胡爲後鄭也周公陳豳詩以述先

代之事而公詩遂附焉亦曰豳風名與實寧相協耶陳詩太師職也文王時旣得二南歷武成康日進於太平巡守所至列邦宜有雎雎正風陳王所矣何其寂然歟說者謂昭王不復穆王周行無度巡狩廢而詩故不陳然周室至懿夷乃大替矣而錄在變風者反皆懿夷以後之詩太師復何從得之歟雅者王朝之詩政之小爲小雅其大者爲大雅固已六月采芑江漢常武等篇皆宣王中興征伐赫濯之聲靈也何小大之別乎小雅何以皆幽王大雅何以多厲王雅至平而亡厲幽以上溯乎康昭以降亦胡爲乎併亡歟賓筵抑與淇奧同出侯

國詩也而二詩分置二雅其謂以體别以音節别者列國與王朝遂可比而合之歟頌之酌賚般義不可知左傳載楚莊王引詩武爲首桓六賚三說者謂時在宣王十二年正樂記所云有司失其傳者果彼非而此之是乎凡若是者周公制耶國史編耶孔子正耶抑暴秦所禁亂耶羣言臆張楚失齊得前望千古留乎無徵縱疑之以疑决疑庸可析乎孟子嘗教人頌詩矣曰知其人論其世求諸人與世而窒不通則將斷以理宋儒固已先之矣必引伸其說即使無戾而誠當亦歐陽氏所云不作可焉者況不相及耶又其甚焉則將如元儒之削

退召南移置風雅而後可于小子夫何敢或曰非徒是之謂也司馬遷謂孔子刪詩後儒多從之其信然歟曰是殆不足辨也以國風視春秋所載國爲未備疑孔子刪之歟吳季札不後於孔子請觀周樂猶是爾又多乎哉自檜以下無譏曹可知矣卽滕薛蔡杞諸國可知其細愈甚斯其風愈下固時人之所同棄何必自孔子始謂風刪其篇篇刪其章句歟衛鄭齊之詩靡惡不舉備錄以示懲則復何篇之可刪其刺詩有百倍害思於唐棣者胡爲彼存之而唐棣獨削之雄雉云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不得謂非室遠之旨矣且素絢可以

悟禮則登之且恐或後刪之何也竊意周時王朝采入之詩或分頒列國以爲樂章魯傳六代樂得詩獨多故季札欲觀而列國所得詩亦間有未頒魯者故一時卿大夫所引詩如車乘絲麻轡柔祈招等篇爲魯國樂章所無孔子從周尊魯惟凜凜宗國之故府是遵春秋既據魯史爲筆削詩亦以魯所有者參訂於列國非魯所有不敢載聖人之愼也唐棣素絢之章句蓋傳之者之亡脫耳商頌五篇且亡於孔子前小雅又亡六篇於後射之貍首御之采薺管之新宮皆亡矣章句更何論焉夫孔子每謂詩三百則三百足以盡詩矣興觀羣怨多

識之葢罔不備矣刪與不刪固不必疑也或曰小序自
朱以來斥之者甚衆子何獨從之曰今將詢百年以上
之事則惇史之老是求乎抑求諸富於年而精思者乎
必無棄老矣古今萬變而不齊有情所必無事或有者
有迹似而實非者而詩人俯仰盛衰諷諭深婉更有反
言者託言者有含意抑揚字句之外者未敢以其所見
蔽所不見也若夫以理爲衡而直斥之有朱子之學則
可無朱子之學則不可或曰毛鄭亦足信乎曰傳箋其
失也固而宋儒之有所據而斥之者多取諸三家以關
雎鹿鳴碩人清人鴟鴞北山皇矣烝民諸篇觀之毛傳

最爲近正故從三家不若從毛鄭且其合者朱子固有取矣後之人亦取其近是者奚爲而不可或曰子之尊朱子是矣顧於其說猶或有未安何也曰非獨昧也宋元來傳朱子之學者皆未嘗無疑於其訓詁也昔陳同甫數質所見於朱子或阻之以不容撓瀆長者而朱子意終無忤卒之同甫不掩其狂而益以見朱子之大孔子於鄙夫有問必竭兩端昧之才雖不逮同甫使幸生朱子時敬獻空空之疑度未必遽擯逐之况朱子之書日月也昧直燧光燐火耳往者不必論　本朝自李文貞以下凡宿儒從事詩者皆不必盡步趨朱子之說燧

燐之末復焉能爲有無乎或曰如是則亦可永作可矣曰味不既言之乎何細之非大燧雖微而可以應時燐雖微而亦可以察陰陽之理且夫道者天下共由之路也跛躄者行之而有未安則必並求其安而心乃暢然夫衆人由之而坦然跛躄者由之而亦暢然是之謂大道故不憚竭其千慮姑直之以冀明者之救其跛躄而輔之正是編所爲錄也

男霽彬全壯校